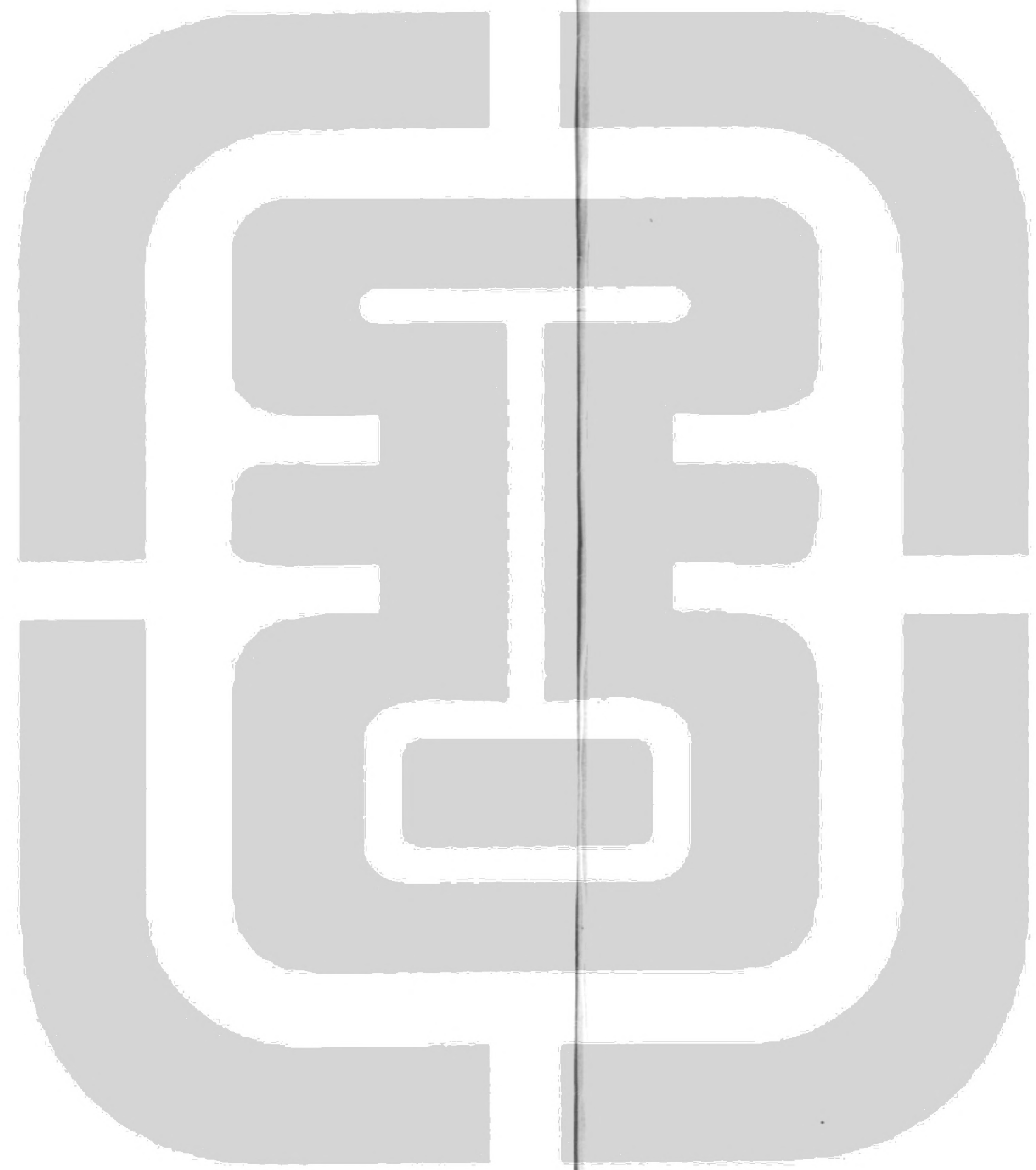


卷之三



中說
石刻
一冊

文中子中說序

周公聖人之治者也後王不能舉則仲尼述之而周公之道明仲尼聖人之備者也後儒不能達則孟軻尊之而仲尼之道明文中子聖人之修者也孟軻之徒歟非諸子流矣蓋萬章公孫丑不能極師之奧盡錄其言故孟氏章句略而多闕房杜諸公不能臻師之美大宣其教故王氏續經抑而不振中說者子之門人對問之書也薛收姚義集而名之唐太宗正觀初精修治具文經武略高出近古若房杜李魏二溫王陳輩迭爲將相實永三百年之業斯門人之功過

半矣正觀二年

觀去聲

御史大夫杜淹始序中說

及文中子世家未及進用為長孫無忌所抑

而淹尋卒故王氏經書散在諸孤之家代莫

得聞焉二十三年太宗没子之門人盡矣惟福

時兄弟

福時文中子幼子時音止

傳授中說於仲父凝始為十

卷今世所傳本文多殘缺誤以杜淹所撰世家

為中說之序

杜正觀二年卒今世所傳本乃正觀二十二年序

又福時於仲

父凝得關子明傳凝因言關氏卜筮之驗且記

房魏與太宗論道之美亦非中說後序也蓋同

藏緗帙

緗音相帙直質反

卷目相亂遂誤為序焉逸家藏

古編尤得精備亦列十篇實無二序以章詳測

中序

文中子出家乃杜淹授與尚書陳叔達編諸隋

書而亡矣

叔達依遷史人隋書今亡

關子明事具於裴晞先賢

傳今亦無存故王氏諸孤痛其將墜也因附于

中說兩間且曰同志淪殂

殂音祖

帝閭悠邈文中

子之教鬱而不行吁可悲矣此有以知杜淹見

抑而續經不傳諸王自悲而遺事必錄後人責

房魏不能揚師之道亦有由焉夫道之深者固

當年不能窮功之遠者必異代而後顯方當

聖時人文復古則周孔至治大備得以隆之昔

荀卿揚雄二書尚有韓愈柳宗元刪定李軌揚

倅註釋

倅其亮反

况文中子非荀揚比也豈學者不

能伸之乎是用覃研蘊奧引質同異爲之註解以翼斯文夫前聖爲後聖之備古文乃今文之修未有離聖而異驅捐古而近習而能格于治者也 皇宋御天下尊儒尚文道大淳矣修王削霸政無雜矣抑又跨唐之盛騰祐切而復文中之徒遇焉彼韓愈氏力排異端儒之功者也故稱孟子能拒揚墨而功不在禹下孟軻氏儒之道者也故稱顏回謂與禹稷同道愈不稱文中子其先功而後道歟猶文中子不稱孟軻道存而功在有中矣唐末司空圖嗟功廢道衰乃明文中子聖矣五季經亂逮乎削平則柳仲塗宗

之於前孫漢公廣之於後皆云聖人也然未及盛行其教噫知天之高必辯其所以高也子之道其天乎天道則簡而功密矣門人對問如日星麗焉雖環周萬變不出乎天中今推策揆影庶髣髴其端乎大哉中之爲義在易爲二五在春秋爲權衡在書爲皇極在禮爲中庸謂乎無形非中也謂乎有象非中也上不蕩於虛無下不局於器用惟變所適惟義所在此中之大略也中說者如是而已李靖問聖人之道子曰無所由亦不至於彼又問彼之說曰彼道之方也必也無至乎魏徵問聖人憂疑子曰天下皆憂

疑吾獨不憂疑乎退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
 憂窮理盡性吾何疑舉是深趣可以類知焉去
聲或有執文昧理以模範論語為病此皮膚之
 見非心解也逸才微志勤曷究其極中存疑闕
 庸俟後賢仍其舊篇分為十卷謹序
 篇目

- | | |
|-----|-----|
| 王道篇 | 天地篇 |
| 事君篇 | 周公篇 |
| 問易篇 | 禮樂篇 |
| 述史篇 | 魏相篇 |
| 立命篇 | 關朗篇 |

文中子纂系事

河汾隸子王壬

世系

按後漢書霸字儒仲大原廣武人也少有清節及王莽篡
 位弃冠帶絕交宦達武中徵到尚書拜稱名不稱臣有
 司問其故霸曰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侯霸遜
 立于霸陽閣毀之遂止以病歸連徵不至以壽終

霸漢徵君
 繫身不仕

殷

十八代祖
 也為雲中
 太守家子
 祿而以春
 秋周禮訓
 鄉里

述

十四代祖
 也著春秋
 義統公府
 辟不就

寓

九代祖
 也遭懷
 愍之難
 遂東遷

仕慕 容民 爲上 谷大 守見 玄謨 傳

秀 與空 皆以 文學 顯

玄謨 玄象 玄載 玄觀 皆從 弟見 南史

玄則 國子博士 宋齊太僕 儒術進仕 先生

字彥德未武帝辟爲從事
元嘉中補參軍領汝陰太
守後終光祿大夫開府儀
問三司領護軍將軍遷南豫
州刺史加都督兼謚莊公

吳 江州 府君

始北 事魏 太和 中爲 并州 刺史

同 州 濟州 刺史 封安

傑 降

仲華 考易於族父 仲華見出家

穆公 晉陽 家河 汾曰 府 君 獻 謚曰 康公

字伯高文中子父也
傳先生之業教授門人
千餘開皇初以國子
博士待詔雲龍門出
爲昌樂令遷荷氏銅
川遂不仕曰銅川府君

字叔仕太宗朝爲
諫議嘗從子求續
經子曰叔父通何德
以之哉見開朗篇

芮城府君 子之兄也為芮城令見天地篇

○通 字仲淹開皇四年銅川夫人經山梁獲復巨石有娠而生詳見出家及司馬公補傳

○福郊

○疑

字叔恬正觀初釋偁為監御史出為胡蘇令號大原府君

○績

字無功大業中奉孝廉第授秘書省求為六合丞武心初待詔問下首求為大樂丞

○福時

○勳 涇州刺史

○勳 第進士歷鳳閣舍人洪文館學士天官侍郎

○勃

字子安中對策高第署沛王府修撰後浦號州參軍與勳皆有文各

○助

字子功第進士徐監察御史重行

○勗

與助皆以文顯

○勸

亦有文並見唐史

○靜 季弟也薛收字之曰保各見禮樂篇

年表

十四年	甲寅	隋文帝開皇四年	生子始中
十五年	乙卯		
十六年	丙辰	六年	文中子始知書
十七年	丁巳	七年	銅川府君
十八年	戊午	八年	銅川府君告以元經
十九年	己未	九年	
二十年	庚申	十年	
改元	辛酉	十年	仁壽
二年	壬戌	十一年	
三年	癸亥	十二年	至長安見隋文帝獻策不歸

至興衰要論今皆亡六代晉宋後魏北齊後周隋也余小子獲覩成訓勤九載矣大業九年自長安歸著

六經至九年功畢服先人之義稽仲尼之心天人之事帝王之道昭昭乎因祖德考

子謂董常曰吾欲修元經稽諸史論不足徵也董常字履常弟子亞聖者元經春秋異名也義包五始故曰元經史論謂歷代史臣

於記傳後贊論之類是也吾得皇極謹義焉去就適中惟簡褒貶吾欲續詩考諸集

記不足徵也前賢文集所記吾得時變論焉化俗推移以正風雅吾欲續書

按諸載錄不足徵也史官載言所錄吾得政大論焉王言大道董其制明白

常曰夫子之得蓋其志焉非以子體子曰然子謂薛收曰昔

聖人述史三焉薛收字伯襄隋內史道衡之子昔聖謂孔子其述書也帝王之制

備矣故索焉而皆獲史有記言求言則制度得失歸也其述詩也興衰

之由顯故究焉而皆得史有明得失窮政化則詩明矣其述春秋也邪正

之跡明故考焉而皆常中有記事猶邪正則法當矣此三者同出於

史而不可雜也故聖人分焉職也職同體異故曰分文中

子曰吾視遷固而下述作何其紛紛乎史記漢書而下文紛多且亂

帝王之道其暗而不明乎天人之意其否而不交乎制理者參而不一乎陳事者亂而無緒乎四者由紛亂故

子不豫疾聞江都有變大業十三年煬帝幸江都宮宇文化及弑逆洵然而興曰生

民厭亂久矣自漢末亂至隨逐胡賊反天其或者將啟堯舜之運吾

不與焉命也文中子已死與去聲文中子曰道之不勝時久矣吾將若之何自孔子孟軻已來

董常曰夫子自秦歸晉宅居汾陽然後二才五常各得其所秦長安隋都也晉份陽子也

三才五常謂續經薛收曰敢問續書之始於漢何也子曰六國

謂續經

薛收曰敢問續書之始於漢何也子曰六國

謂續經

謂續經

之弊亡秦之酷吾不忍聞也又焉取皇綱乎六國燕王嘉

建楚王負芻韓王安趙王嘉也亡秦始皇也秦切皇之名無綱紀之實真焉於度反漢之統天下也其

除殘穢與民更始而與其視聽乎變民耳目使知有王道

薛收曰敢問續詩之備六代何也興穢鳥廢切更古簡切子曰其以仲

尼三百始終於周乎三百篇收曰然子曰余安敢望仲

尼然至興衰之際未嘗不再三焉故具六代始終所以

告也告猶貢也貢文中子曰天下無賞罰三百載矣晉

惠帝末平元年至隋元經可得不興乎言必薛收曰始於

晉惠何也惠帝名衷武帝子也政由賈子曰昔者明王在

上賞罰其有差乎差元經褒貶所以代賞罰者也其

以天下無主而賞罰不明乎晉惠猶薛收曰然則春秋

王道 卷之三

之始周平曾隱其志亦若斯乎周平王幽王之子王室衰微

平王子曰其然乎而人莫之知也東遷居洛隱公惠公之子

也同時薛收曰今乃知天下之治聖人斯在上矣天下之亂

聖人斯在下矣仲尼下聖人達而賞罰行聖人窮而褒貶

作皇極所以復建而斯文不喪也春秋無經行禮法之皇

不其深乎再拜而出以告董生董生曰仲尼沒而文在

茲乎前聖後文中子曰卓哉周孔之道其神之所為乎孟

曰太而知之謂神順之則吉逆之則凶神在子曰述元經皇

始之事歎焉後魏門人未達叔恬曰王凝字叔恬子之弟

為長孫無忌所恐出為太原夫子之歎蓋歎命矣書云天命

不于常惟歸乃有德戎狄之德黎民懷之二才其捨諸

後魏德波黎民亦天地命之也人其捨之乎子聞之曰凝爾知命哉子在長安

楊素蘇夔李德林皆請見楊蓋字處道場帝時為司徒專朝

夔議李德林字公輔命堂軍書為儀子與之言歸而有憂

色門人問子子曰素與吾言終日言政而不及化下正

上曰仲夔與吾言終日言聲而不及雅知音為雅德林與

吾言終日言文而不及理修詞為文明人曰然則何憂子

曰非爾所知也二三子皆朝之預議者預朝政朝今言政

而不及化是天下無禮也知正人從言聲而不及雅是天

下無樂也知和德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無文也知華

王道從何而興乎吾所以憂也禮樂崩文門人退

子援琴鼓蕩之什蕩蕩無網紀文章子者反門人皆沾襟

焉哀隋將亡子曰或安而行之聖人或利而行之賢人或

畏而行之中人及其成功一也稽德則遠功則同而聖賢

賈瓊門人習書至相榮之命續書有相榮之命曰洋洋

乎光明之業明帝天實監爾能不以揖讓終乎初光武立

齊錄以告子李德林父子俱有北齊書王邵子曰無苟作也

勿苟且表有北齊志師玄攝其要為錄子曰無苟作也

文詞而已越公以食經遺子子不受曰羹藜含糗無所

用也越公揚素也食經淮南王撰盧仁宗崔浩亦有之酒

誥云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准辜洪範三德云臣無有作福作

威玉食其善子而家凶子而國時素專政故因吞食經以戒之

子曰小人不激不勵不見利不勸勸勸皆靖君亮問辱

門人未見子曰言不中不中節行不謹不謹密辱也言行榮辱子曰

化至九變玉道其明乎變變於道也孔子曰三年有成九成二

故樂至九變而淳氣洽矣樂仁之聲也裴晞曰何謂也晞子之舅傳未

見子曰夫樂象成者也象成莫大於形而流於聲王化

始終所可見也象成功而形容其德一而故韶之成也虞氏

之恩被動植矣烏鵲之巢可俯而窺也鳳皇何為而藏

乎引古今子曰封禪之費非古也費費耗國用也三代已前無

甫管仲言七十二君須得遠方珍貢乃可封禪徒以夸天下其

秦漢之侈心乎始皇東巡上太山立石封何下禪梁甫以頌秦

岳又上太山封土有玉牒使方士求神仙千數無子曰易樂者

必多哀輕施者必好奪家國皆然易去聲樂子曰無赦之

國其刑必平無幸免則多斂之國其財必削既富後則子

曰廉者常樂無求貪者常憂不足反相子曰杜如晦若逢

其明王於萬民其猶天乎杜如晦字克明唐太宗特董常

房元齡賈瓊問曰何謂也疑稱天子曰春生之夏長之長

聲秋成之冬斂之太過父得其為父子得其為子君得其為

君臣得其為臣萬類咸宜百姓日用而不知者杜氏之

任不謂其猶天乎用元跡物自心天也太宗治平歲斷死罪二

狼王道路感非吾察之久矣目光惚然心神忽然惚惚憂兒

此其識時運者憂不逢真主以然哉知隋運亡又未遇太

叔恬曰舜一歲而巡五嶽國不費而民不勞何也書稱四

五舉成子曰無他道也兵衛少而徵求寡也簡則子曰

王國之有風天子與諸侯夷乎風夷等也誰居乎居音

記曰幽王之罪也幽王惑褒姒以廢中后申侯弑之周遂滅故始之以黍離於

是雅道息矣王國十餘年黍離為始子曰五行不相沴則王者可以制

禮矣治臻皇極則五行各叙故禮行皇極也四靈為畜則王者可以作

樂矣仁及飛走則龜龍麟鳳在沼子曰遊孔子之廟漢已後郡國立孔子

祠出而歌曰大哉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

夫婦婦夫子之力也春秋行法君父尊詩序人倫夫婦正其與太極合德神

道並行乎言無窮王孝逸曰夫子之道豈少是乎孝逸未見夫子謂文

子曰子未二復白圭乎貴言天地生我而不能鞠我

父母鞠我而不能成我成我者天子也道不啻天地父

母通於天子受罔極之恩詩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言孔子

吾子汨彝倫乎擬人必於其倫孝逸再拜謝之終身

不敢藏否切部韋鼎請見子三見而三不語恭恭若不

足韋鼎未見不言鼎出謂門人曰夫子得志於朝廷有不

言之化不殺之嚴矣不得其言揚素謂子曰天子求善禦

邊者素聞惟賢具知賢敢問夫夫子子曰羊祐陸遜仁人也

可使祐字叔子晉欲平吳以祐督荊州祐緩懷吳人吳之降者欲

素曰已死矣何可復使不梧訊子曰今公能為羊

陸之事則可如不能廣求何益通聞爾者悅遠者來折

衝樽俎可矣何必臨邊也折樽也衝直也子之家

六經畢備朝服祭器不假不假曰三綱五常自可出也

正家以子曰悠悠素餐者天下皆是王道從何而興乎

隋多無功食續書有之子曰七制之主其人可以即戎矣制皆世之

王道一 五

賢君立文武之功業者高祖孝文
孝武孝宣光武本則孝章是也
董常死子哭於寢門之外

不可觀猶子也哭寢則太親不可視猶朋
友也哭野則大踈故折中於寢門之外
拜而受弔知生者弔
其助故

裴晞問曰衛玠稱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
于可以理遣何如玠字叔家善談玄理
子白寬矣量寬而曰

仁乎寬義子曰不知也仁道至大阮嗣宗與人談則及玄
遠未嘗藏否人物何如藉字嗣宗口子曰慎矣慎言而已曰仁

乎慎似子曰不知也止慎子曰恕哉凌敬凌敬未見視人
之孤猶已也以已心為人之心曰恕孟子曰子曰仁者吾不

得而見也得見智者斯可矣智者吾不得而見也得見
義者斯可矣仁無為而理智達於未亂如不得見必也剛
介乎剛者好斷介者殊俗剛必果介自薛收問至德要

道子曰至德其道之本乎要道其德之行乎行成德德成
道施禮不云乎至德為道本周禮師氏易不云乎顯道

神德行繫辭云子曰大哉神乎所自出也本諸身至哉易
也其知神之所為乎無射則子曰我未見嗜義如嗜利

者也和而有宜曰子登雲中之城漢雲中郡望龍門之關
河中有曰壯哉山河之固賈瓊曰既壯矣又何加焉子

曰守之以道險不可持降而宿于禹廟觀其碑首曰先君獻
公之所作也其文典以達文達以見劉孝標絕交論曰

惜乎舉任公而毀也任公於是乎不可謂知人矣劉峻字
率多毀時任昉死有子東里冬衣葛裘孝標作見辯命論曰

人道廢矣峻又有辨命論言管輅才高不遇乃謂窮子曰使
絕交論以譏任公之友然又彰任公不知人耳

諸葛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孔明言晉天之下莫非漢民志在天下非蜀而已亮未死
必可功子讀樂毅論曰仁哉樂毅善藏其用智哉太初
成治定善發其蘊夏侯玄字太初著樂毅論言不披即墨及言又城者城善藏用也智哉美太初能發明毅之仁也子讀無鬼論曰未知人焉知鬼作無鬼論謂可以辯幽明蓋不知聖人不語之旨焉於慶反

中說卷第一

言公聖
言公聖
言公聖
言公聖
言公聖
言公聖
言公聖
言公聖

中說卷第二

天地篇

阮逸

註

子曰圓者動方者靜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圓動地方靜人動靜之中也中也

仁者壽其忘我之所為乎我忘致力物將自化故壽子曰義也清而莊勿之所存我從而利之故樂與音洛

而博李靖本名彙師其勇善擒虎收也曠而肅薛收射曠而志肅瓊也明而

毅賈瓊通明淹也誠而厲杜淹字執禮隋隱太白山玄齡志

而密房玄齡字文舉徵也直而遂魏徵字玄成大雅深

而弘溫大雅字彥弘叔達簡而正陳叔達字子聰陳宣帝若逢

其時不減卿相然禮樂則未備清彥傳皆為僕射威為內史

其時不減卿相然禮樂則未備清彥傳皆為僕射威為內史

其時不減卿相然禮樂則未備清彥傳皆為僕射威為內史

空徵為大師大雅叔達皆為尚書且是皆卿相也然或曰董常何人

也子曰其動也權權變才也其靜也至至極性也其顏氏之流乎動

者身歿之後天子出其子朝然後知羣才皆濤所進

如何子曰密矣山濤字巨卿吏部曲雖十餘年天下曰仁乎

子曰吾不知也李密見子而論兵密字法上襲公與揚方感謀亂

子曰禮信仁義則吾論之孤虛詐力吾不與也虛

李伯藥見子而論詩伯藥字仲規德初子不荅伯

藥退謂薛收曰吾上陳應劉下述沈謝魏應璩劉公幹分

四聲八病四聲韻起自沈剛柔清濁各有端序語健為剛

音若填篋填士音剛而濁篋竹音柔而清周禮小師掌

地而夫子不應我其未達歟薛收曰吾嘗聞夫子之論

詩矣上明三綱下達五常風化夫婦三綱之旨也於是徵存

三辯得失故小人歌之以貢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

今子營營馳騁乎末流齊梁文辭是夫子之所痛

也不荅則有由矣子曰學者博誦空乎哉必也貫乎道

文者苟作云乎哉必也濟乎義文章之本內史薛公見之於

長安退謂子收曰河圖洛書盡在是矣汝往事之無失

也薛道衡時為內史侍郎知文中子曰士有簞衣鮮食而樂

道者吾未之見也本者卒德子謂魏徵曰汝與凝皆天之

直人也徵也遂凝也遂果行也若並行於時有用捨焉

遂行子謂李靖曰凝也若容於時則王法不撓矣不撓李

靖問任智如何子曰仁以為己任小人任智而背仁為

賊盜亦有道君子任智而背仁為亂文異端薛以問仲長

子光何人也子光字不耀海子河東人問者書音老子曰大人

也收曰何謂天人子曰眇然小乎所以屬於人曠哉大

乎獨能成其天以形言之則人以道言之賈瓊問君子之道

子曰必先慈乎曰敢問慈之說子曰為人子者以其父

之心為心孝則知為人弟者以其兄之心為心弟則知推而

達之於天下斯可矣至孝近王至弟近霸推子曰君子之學

進於道濟天小人之學進於利營身楚難作使召子之不

往謂使者曰為我謝楚公揚文感難對楚國公季象隄天下

崩亂非至公血誠不能安者非其道無為禍先非應太極

李密問王霸之略子曰不以天下易一民之命易為輕易

至細也不可以天下之大輕小民之命李密出子謂賈瓊曰亂天下者必是

夫也幸災而念禍愛強而願勝神明不與也竟發子居

家雖孩孺必狎不其使人也雖童僕必斂容慢子曰我

未見知命者也命大命也德合於天而心復於性是謂知命孔

則知天易曰窮理尽性以至於命是則命非性無能子曰不就

利不違害不強交不苟絕四者惟義所惟有道者能之道有

義子躬耕或問曰不亦勞乎子曰一夫不耕或受其飢

且庶人之職也舜在賦賦志存天下亡職者罪無所逃天

地之間吾得逃乎不仕即農子藝黍登場歲不過數石

以供祭祀冠婚賓客之酒也成禮則止子之室酒不絕

用有節薛方士問葬方士子曰貧者斂手足富者具棺槨

孔子謂子路曰斂手足形而葬願國有棺無槨封域之制無廣也古不封不樹孔子謂

後代因有不居良田勸古者不以死傷生不以厚為禮

陵惟漢文及唐太宗无珍寶盜不發陳叔達問事鬼神之道子曰敬而遠之

敬謂不敢无之遠謂不敢有之問祭子曰何獨祭也亦有祀焉有祭

焉有享焉三者不同古先聖人所以接三才之奧也

祭天曰祀祭地曰祭宗廟曰享其各言神道達茲三者之

說則無不一矣祭多名不出三才之奧耳叔達俛其首因問祭得天人之

俯也子曰王行有君子之德三焉其事上也密其接

下也温其臨事也斷子學景略為符聖相議赦而去青蠅油之

素然後奉或問蘇綽子曰俊人也曰其道何如子曰行

於戰國可以強行於太平則亂矣蘇綽字子公後周文帝

算術中韓之享厚於用法問牛弘子曰厚人也牛弘字重仁

宣救而口不能言時子觀田魏徵杜淹董常至子曰各言

志乎徵曰願事明王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直而遂淹曰

願執明王之法使天下無冤人誠而厲常常曰願聖人之

道行於時其動常也無事於出處其靜子曰大哉吾與

常也可與權可與至子在長安曰歸來乎今之好異輕進

者率然而作無所取焉仁壽四年在長安謂文帝見公卿異

元所取治焉子在絳州程元者因薛收而來元明人子與

之言六經元退謂收曰天子載造彝倫一匡皇極微夫

遂歸好去聲

子吾其失道左見矣晉尚書言云至南朝淫靡左道變雅子白

蓋有慕名而作者吾不為也馬名失實叔恬曰文中子之教

與其當隋之季世皇家之末造乎將敗者吾傷其不得

用敗將興者吾惜其不得見將其志勤其言徵其事以

蒼生為心乎時門人千數至鄉相者十文中子曰二帝三王

吾不得而見也捨兩漢將安之乎之往大哉七制之主

其以仁義公恕統天下乎仁若文帝感緹縈去肉刑義若武

不許管陶求郎恕若章其役簡也其刑清也君子樂其道

帝赦楚王班者良也小人懷其生也音洛四百年間高祖至獻帝四天下無

二志其有以結人心乎終之以禮樂則三王之學也禮

者王道淳則幸漢雅子曰王道之駁又矣駁禮樂可以不

正乎禮論樂論大義之無甚矣音無詩書可以不續乎

續詩續書子曰唐虞之道直以大故以揖讓終焉堯直讓

必也有聖人承之何必定法以聖承聖何其道甚闊不可

格于後後若无聖夏商之道直以簡故以放弑終焉湯

伐桀簡也必也有聖人扶之何必在我我謂其道亦曠不可制

于下下若有姦臣則無如有用我者吾其為周公所為乎

可以承則承可以扶子燕居董常竇威侍子曰吾視千載

已上聖人在上者未有若周公焉其道則一而經制大

備一謂堯舜湯武一歸于道也公羊傳曰周公何以不之魯欲天

大備大備後之為政有所持循漢史作循吾視千載而下未

有若仲尼焉其道則一而述作大明謂吾道一以貫之是

以明周公也禮後之修文者有所折中矣無位則修而取中如字又去声

千載而下有申周公之事者吾不得而見也時異千載

而下有紹宣尼之業者吾不得而讓也仁當子曰常也其

殆坐忘乎類子坐忘遺照靜不證理而足用焉靜則本性也本性則不待外物物理而後

致用也如此則當思則或妙妙謂我微也知幾其神神妙万物其無有證之用

亦不至於彼門人曰微也至或曰未也門人惑子曰微

也去此矣而未至於彼已離中賢之見然或問彼之說子

曰彼道之方也達者无方未達者迷焉故必也無至乎待至彼

道亦未為達者也猶一隅以知三隅是亦有隅也方无隅而神无方聖人与神道並行无所至无不至董常問之

悅知道門人不達若房魏尚未至彼董常曰夫子之道與

天地二已也

物而來與物而去致知在格物物格然後知至是以來而應之若與俱來去則忘之若與俱去道之應物知

薛收曰大哉夫子之道一而已矣无所來去混然圓伸若

謂程元曰汝與董常何如程元曰不敢企常常也遺道

德道猶忘也道大而无所道德高而元也志仁義志求仁則仁志求義則義

子曰常則然矣而汝於仁義未數數然也類也

其於彼有所至乎由專至一子曰董常時有慮焉謂

其餘則動靜慮矣其餘程薛房

子曰孝哉薛收行無負於

幽明牧父道衡非幸見戮收道於首陽子於是日弔祭則終

日不笑哀未或問王隱隱字叔多知西都舊唐書撰晉書子

或問王隱文辭混漫義不可解世不甚傳

曰敏人也其器明其才富其學贍或問其道子曰述作
多而經制淺其道不足稱也器謂才字而已若加之識子

謂陳壽有志於史依大義而削異端壽字承祚著三國志善叙事初王沈撰魏

經而詰衆傳范甯字武子為穀梁集解謂左氏失誣八公羊失俗穀梁失短皆詰正於道耳謂范甯有志於春秋徵聖

使陳壽不美於史遷固之罪也史記雜黃老之道壯好雄之詞漢書又模範紀傳愈加文子曰

使范甯不盡美於春秋歆向之罪也劉向理穀

遷固始也記繁而志寡但務廣記而不原春秋之失自歆

向始也棄經而任傳但爭衆傳而不原子曰蓋九師興而

易道微淮南王聘九人明易者巽三傳作而春秋散公羊高

左立明皆孔子明人賈瓊曰何謂也子曰白黑相渝能無微乎題

也韓詩毛鄭詩毛長注鄭玄義也大戴小戴禮之衰

之末也韓詩毛鄭詩毛長注鄭玄義也大戴小戴禮之衰

也韓詩毛鄭詩毛長注鄭玄義也大戴小戴禮之衰

也韓詩毛鄭詩毛長注鄭玄義也大戴小戴禮之衰

也韓詩毛鄭詩毛長注鄭玄義也大戴小戴禮之衰

也韓詩毛鄭詩毛長注鄭玄義也大戴小戴禮之衰

也韓詩毛鄭詩毛長注鄭玄義也大戴小戴禮之衰

也韓詩毛鄭詩毛長注鄭玄義也大戴小戴禮之衰

也韓詩毛鄭詩毛長注鄭玄義也大戴小戴禮之衰

也韓詩毛鄭詩毛長注鄭玄義也大戴小戴禮之衰

也韓詩毛鄭詩毛長注鄭玄義也大戴小戴禮之衰

也韓詩毛鄭詩毛長注鄭玄義也大戴小戴禮之衰

也韓詩毛鄭詩毛長注鄭玄義也大戴小戴禮之衰

天地一已六

以達諷時攻達下精可以蕩蕩條可以獨獨處无邪出則悌入則孝

上四德備矣則孝也詞達而已矣推達意而已或問揚雄張衡子曰古之振

奇人也其思苦其言艱揚雄作太玄經及舍君胡訓慕沈默精

如揚雄之文章大抵好奇多詭苦曰其道何如子曰靖矣張衡行渾天及地動儀

曰過而不文不文過犯而不校有功而不伐君子人哉子

曰我未見見諉而喜聞譽而懼者子曰富觀其所與與貧

則仁與好則戰貧觀其所取取於義則安取於利則危達觀其所好好賢則治

窮觀其所為為善則生為惡則死可也四者可以知或問魏孝文子曰

可與與化後魏元氏名去始都洛陽修文物制度銅川夫人

好藥好去毒子始述方伎術非事親芮城府君重陰陽子

天地二卷七

兄也為為子始著曆日且曰吾懼實者或費日也

州縣名兩而子始著曆日且曰吾懼實者或費日也

聖人與天地合德安在推步陰陽孟以事兄之心始子謂薛知

仁善處俗謂能隨俗而化以芮城之子妻之妻七子曰內

難而能正其志引明夷象同州府君以之文中子高祖各

內難子曰吾於天下無去也無就也惟道之從從中

中說卷第二

中說卷之三

事君篇

阮逸註

房玄齡問事君之道子曰無私問使人之道曰無偏曰

敢問化人之道子曰正其心問禮樂子曰王道盛則禮

樂從而興焉非爾所及也仁義者則王道盛也樂者仁之聲也禮者義之容也必待明王乃可

或問湯素子曰作福作威玉食不知其他也且

房玄齡問郡縣之治秦罷侯置守郡縣始於此子曰宗周列國八

百餘年列國謂封建皇漢雜建四百餘載漢監秦亡之勢

魏晉已降滅亡不暇魏晉已有封爵然虛名吾不

知其用也魏周漢之水魏晉楊素使謂子曰蓋仕乎子曰

疏屬之南疏屬山名山海經云枕分水名晉岑汾水之曲汾符有先人之弊

廬在可以避風雨有田可以具饘粥粥音痴彈琴著書講道勸義自樂也願君侯正身以統天下素驕故以時和歲豐則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終賢言子曰古之為政者先德而後刑故其人悅以恕悅謂知德及我恕謂知刑不得已而行今之為政政者任刑而棄德故其人怨以詐犯詐謂不教我而致我子曰古之從仕者養人今之從仕者養已數又子曰其矣齊文宣之虐也北齊高洋以按法御下姚義曰何謂克終子曰有楊遵彥者寔國掌命楊音字遵彥文宣時為尚書視民如傷奚為不終言不賢臣實威好議禮子曰威也賢乎哉我則不敢威所好者禮之文且文中子不敢者禮之情也夫知禮心大抵治定而後議北山丈人山海經云北山之音謂文中子曰今非其時故曰不敢

事君三已

何謂遑遑者无急歟子曰非敢急傷時息也息而不修子曰吾不度不執度德執用不常不遂得常房玄齡曰書曰

霍光廢帝舉帝何謂也續書有霍光之事言廢帝舉帝之事圖以賜光尺忠輔之昭帝崩立昌邑王賀賀有罪三千條光廢之而立宣帝續書云大臣之義載于業者有七其一曰命文中子曰書有命遂矣其有成敗於其

間天下懸之不得已而臨之乎子曰何必霍光古之大臣發昏舉明所以康天下也古若子游河間之渚涿水者今涿州河上丈人曰何居乎斯人也丈人无名氏居心若醉六

經目若營四海何居乎斯人也文中子去之薛叔曰何人也子曰隱者也叔曰盍從之乎子子曰吾與彼不相從久矣吾吾道也吾道自中尼与荷蒞至人相從乎至人

從隱乎无名還子曰不也言至人有名而難名者也今之隱者子在河

從隱乎從隱乎子曰不也言至人有名而難名者也今之隱者子在河

上曰滔滔乎昔吾願止焉而不可得也今吾得之止乎

聖人時行則行時止則止昔常欲止而心猶有為故子見牧守

屢守音易曰堯舜三載考績仲尼二年有成今旬月而

易吾不知其道痛隋行秦薛收曰如何子曰三代之興邦

家有社稷焉諸侯稱邦卿大夫稱兩漢之盛牧守有子孫

焉襲爵通侯无不如是之亟也亟猶遽也無定主而責之以

忠無定民而責之以化雖曰能之末由也已不莫賀若

弼請射於子發必中弼字輔伯平陳有武功為總管隋主宴

於道據於德依於仁而後藝可游也言藝成而下君弼不

悅而退子謂門人曰矜而復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弼章

事君二邑三

倭鄒力子謂荀悅史乎史乎悅字仲豫漢獻帝時侍講禁中

切浪也謂陸機文乎文乎機字士衡作文及下亡

度重言美之也謂陸機文乎文乎論蓋有述作之志復祖之

風皆思過半矣子謂文士之行可見謝靈運小人

哉其文傲君子則謹靈運玄之孫襲爵東樂公性奢豪曾為

沈休文小人哉其文治君子則典沈約字休文

鮑昭江淹古之狷者也狷古其

吳筠孔珪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南史无口吳

強韻多而不精一官一集孔雉珪字德章與江淹對掌文翰而不

謝莊王融古之纖人也其文碎莊字希世善詞賦

徐陵庾信古之

夸人也其文誕陵字孝穆陳後主詔冊皆陵為之好裁緝新意

或問孝綽兄弟子曰鄙人也其文淫綽兄弟孝

東王兄弟子曰貪人也其文繁南齊出祖之子湘東王名子

謝眺淺人也其文捷眺字玄暉為

江摠詭人也其文虛摠字摠持與陳後主為長夜

子謂顏延之王儉任昉或亂國子謂顏延之王儉任昉

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約以則詞簡約而理有法則是君子用

常言天下之務當與天下共之平生不拘小節不營財利儉字仲

樂儉獨念封神文昉字彥升梁時掌文諸累為太守凡饋遺與親

尚書召子仕隋尚書者子使姚義往辭

焉曰必不得已署我於蜀寧僻遠以蔽用或曰僻子曰吾

得從嚴揚游泳以卒世何患乎僻嚴君平子曰吾惡夫

佞者必也愚乎愚者不妄動吾惡夫豪者必也恪乎恪

者不妄散佞感王百家誘服不若子曰達人哉山濤也多可

而少怪或曰王戎賢乎子曰戎而賢天下無

不賢矣戎典選木實進寒素近虛名天下目為膏肓之疾及恐

子曰陳思王可謂達理者也以天下讓時人莫之知也

哉思王也其文深以典親二表典矣房玄齡問史子曰

古之史也辯道明理今之史也耀文詞語問文子曰古

之文也約以達今之文也繁以塞不通理薛收問續詩

李時稱徐便或問孝綽兄弟子曰鄙人也其文淫綽兄弟孝

威孝儀俱以才名顯其勇王筠常打孝綽云天下文章若或問湘

先我當歸阿土阿土孝綽小名美惡法阿類勇此鄙可見矣或問湘

王子隆皆好文章有集傳謝眺淺人也其文捷眺字玄暉為

此然忘食富貴繁可見矣江摠詭人也其文虛摠字摠持與陳後主為長夜

室戔詞敏捷子謂顏延之王儉任昉或亂國子謂顏延之王儉任昉

詭佞可見矣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約以則詞簡約而理有法則是君子用

常言天下之務當與天下共之平生不拘小節不營財利儉字仲

樂儉獨念封神文昉字彥升梁時掌文諸累為太守凡饋遺與親

之憂舉人之樂此心尚書召子仕隋尚書者子使姚義往辭

可見矣焉曰必不得已署我於蜀寧僻遠以蔽用或曰僻子曰吾

得從嚴揚游泳以卒世何患乎僻子曰吾惡夫

佞者必也愚乎愚者不妄動吾惡夫豪者必也恪乎恪

者不妄散子曰達人哉山濤也多可

而少怪子曰戎而賢天下無

不賢矣子曰陳思王可謂達理者也以天下讓時人莫之知也

曹植字子建魏祖欲立為太子植不自彫矜飲酒晦子曰君子

迹兄文帝矯情自飾以求為嗣人不知子建亦兄耳子曰君子

哉思王也其文深以典房玄齡問史子曰

古之史也辯道今之史也耀文詞語問文子曰古

之文也約以達今之文也繁以塞薛收問續詩

子曰有四名焉有五志焉何謂四名續大雅也曰化天子所

以風天下也形天下之風二曰政續國風蕃臣所以移其俗也臣

俗比占諸侯移俗也三曰頌續周殷以成功告於神明也歌之樂府

四曰歎變雅以陳誨立誠于家也國異政家殊俗詩人哀

或傷焉勉不得或惡焉不足傷或誠焉語也事使是謂五

志皆志子謂叔恬曰汝為春秋元經乎春秋元經於王

道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失則無所取衷矣懷

雅子續詩之有政其猶列國之有風乎雅合天下而言也

子曰郡縣之政其異到國之風乎列國變則懷其舊俗列

國之風深以固其人篤世修政教故曰我君不卒來我也

其上下相安乎日者假列國之人為言也我君謂天子也言天

相安上故云及其變也變風勞而散其人蓋傷君恩之薄也而

不敢怨薄謂不郡縣之政悅以幸其人慕苟悅其民幸於

善而曰我君不卒撫我也其臣主屢遷乎此假郡縣之人

不終不終五口民使善政為言也言我君及其變也變政苛而迫其人善怨吏心

之酷也而無所傷焉吏苟一時急功雖有善政未及行也

魏徵曰敢問列國之風變傷而不怨郡縣之政變怨而

不傷何謂也子曰傷而不怨則不曰猶吾君也民君本國

諸侯君天子吾得逃乎何敢怨可逃怨而不傷則不曰彼下

矣彼謂郡縣長下猶吾將賊之又何傷賊害故曰三代之

也過則抑之不及則動之皆約歸中道哀如字子謂續詩之有化其猶先王之有

郡縣之政其異到國之風乎列國變則懷其舊俗列

未尚有仁義存焉邦家有社稷故六代之季仁義盡矣物守无子孫故

何則導人者非其路也不以王路使人由之子曰變風變雅作而王

澤竭矣周先王之澤亦化變政作而帝制衰矣漢諸帝之制子曰

言取而行違温彦博惡之彦博大雅第正觀中為御史大夫有才卞官終僕射行去蓋惡去声下同

面譽而背毀魏徵惡之二子正子曰愛生而敗仁者其下

愚之行欤驕情亡性行去声殺身而成仁者其中人之行欤強仁非安行

遊仲尼之門未有不追中者也殺身若子路結纓蓋其中賢也陳叔達為

絳郡守下捕賊之令曰無急也請自新者原之以觀其

後容其改過刑之未遲子聞之曰陳守可與言政矣上失其道民散

久矣隋季如周衰苟非君子焉能固窮小民窮則盜道守之以德

懸之以信且觀其後不亦善乎容在德辭刑在信薛收問恩不害

義儉不傷禮何如子曰此又景尚病其難行也夫廢肉

刑害於義義象秋也天不以人惡寒而變肅殺之令損之可也刑不監衣弋綿傷

乎禮禮象夏也君不以小善卑當陽之義衣去声中焉可也不禪下雖然以文景之

心為之可也不可格于後本心在愛民即用不意其害義傷禮後王必稽中道子曰

古之事君也以道不可則止且今之事君也以佞社无

所不至所至皆佞子曰吾於讚易也迷而不敢論未謂修之論謂別立理

吾於禮樂也論而不敢卞論訟革而巳不吾於詩書也卞

而不敢議治亂之事不敢議其得失之由或問其故子曰有可有不可

聖人立三或微而顯或美而彰或曲而中或悖而隱各有與訣不可然規是故有可以迷則迷可以論則論卞說皆然曰

夫子有可有不可乎子曰不可天下之所存也我則

存之者也夫經天下之公言也故我續子問居儼然問言其

動也徐若有所慮貌其行也方短步也若有所畏禮其接

長者恭恭然如不足接幼者温温然如有就敬暖子之

服儉以摯無長物焉長刺也綺羅錦繡不入于室曰君子

非黃白不御黃白取自然絲色婦人則有青碧染之易者子宴賓无貳

饌味不重食必去生味必適適中果菜非其時不食曰非天

道也非其土不食曰非地道也皆保真性者也鄉人有窮而索者

索曰尔於我乎取无擾尔鄰里鄉黨為也周礼五家為鄰

族為五我則不厭鄉人有喪子必先往匍匐反必後末忘哀

子之言應而不唱問則應不唱始唱必有大端人言所不及則唱之子之鄉無

爭者化近易或問人善子知其善則稱之不善則曰未嘗

與久也子濟大川有風則止不登高不履危不乘悍馬

書卷一百六

悍侯不奔馭鄉人有水土之役則具畚鍤以往曰吾非

從大夫也畚車器鍤也非大夫則銅川府君之喪喪父勺飲

不入口者三日灼音營葬具曰必儉也吾家有制焉棺

搆無飾衣衾而卒帷車而載飾謂漆飾也衾帷塗車芻

靈則不從五世矣礼曰塗車芻靈自古有之夫子謂芻既葬

之曰自仲尼已來未嘗無誌也於是立墳高四尺不樹

焉孔子曰我東西南北之人子之他鄉舍人之家舍於主人出入

必告既而曰奚適而無稟言人動有所稟萬春鄉社社所居肆各

必與執事翼如也執俎豆之事翼如恭貌芮城府君起家除服為御

史將行謂文中子曰何以贈我子曰清而無介清極直

而無執直甚則執曰何以加乎子曰太和為之表清而至心

為之內直而行之以恭守之以道恭外退而謂董常曰

大厦將顛非一木所支也言隋將顛非子曰婚娶而論財

夷虜之道也君子不入其鄉古者男女之族各擇德焉

不以財為禮正引古子之族婚嫁必具六禮納采問名納吉

曰斯道也今亡矣三綱之首不可廢吾從古夫為婦子曰

惡衣薄食少思寡欲今人以為詎我則好詎焉不為誇

衒音若愚似鄙今人以為取我則不取也子曰古之仕

也以行其道道行人今之仕也以逞其欲厚己所欲難矣乎難致

子曰更而登仕勞而進官非古也其秦之餘酷乎問禮

而已非委之以政教也看秋有功賞邑而已非古者士登乎仕

假之以各器也秦政酷故用吏木而官不授德吏執乎役吏執事

善石二已

為六下子曰美哉公旦之為周也外不屑天下之謗而

私其迹曰必使我子孫相承而宗祀不絕也不肖不介意

也曰者假周內實達天下之道而公其心曰必使我君臣

相安而禍亂不作達道制禮作樂也公深乎深乎安家者所

以寧天下也存我者所以厚蒼生也奉文武業必存我故

遷都之義曰洛邑之地四達而平使有德易以興无德

易以衰四者周公云也下洛相宅義不無功作五斗先生傳

王績字无功子之弟也不遇時則縱酒子曰汝忘天下乎言未能

縱心敗矩吾不與也責其敗人

中說卷之三

中說卷第四

周公篇

阮逸

註

子謂周公之道曲而當私而怨

攝政誅管蔡曲而當也代

下浪其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乎

曲而當於理窮矣私而怨

天則命此所

子曰聖人之道其昌也潛其弊也寢

潛寢省

不絕貌顯諸仁則民從

寢寢省

之藏諸用則民不知

溫彥博問稽康阮籍何人也

稽康

夜山清李之自代康絕交其介局如此阮籍字嗣宗居

子曰古

之名理者而不能窮也

談名理不窮其致或

曰何謂也子

曰道不足而器有餘

道不通則介故不足器

曰敢問道器

子曰通變之謂道

則變

執方之謂器

則方

曰劉靈

何人也

劉雲字伯倫性澹然不交游以酒自樂

子曰古之閉

關人也

閉關喻藏身也此世人所不能窺其閫或

曰可乎曰兼忘天下不亦可

乎一身可忘也天下不可無忘

曰道足乎曰足則吾不知也聖亦放而陳

守謂薛生曰吾行令於郡縣而盜不止夫子居於鄉里

而爭者息何也

陳守叔達也薛生取也夫子講文中子

薛生曰此以言化

示彼以心化

行道感入

陳守曰吾過矣退而靜居思行三月

盜賊出境子聞之曰收善言叔德善聽同志房玄齡問

田疇何人也子曰古之義人也

田疇字子泰幽州牧劉金真使疇奉使于天子及與真

為公孫孫與所害疇哭真墨而去魏相欲封疇二不受此節義人也

子謂武德之舞勞而決其

發謀動慮經天下乎

漢高祖朝奏武德吞狀干戈勤勞決取以經營天下也

謂昭德

之舞閑而泰其和神定氣緩天下乎

漢文帝朝奏昭德狀狀修文物以緩安

也大原府君曰何如子曰或決而成之或泰而守之吾

不知其變也

凡帝道有成之者有守之者樂舞象為其變在文武相須

噫武德則功存馬

不如昭德之善也

功立一時而已德必常守于力出

曰武之未盡善久

矣其時乎其時乎

湯武革命一時之功周行禮禮五州之道

子謂史談善述九

流

司馬談為太史故曰史談九流一儒家二道家三陰陽家四法家五名家六墨家七縱橫家八雜家九農家

知其

不可廢而知其各有弊也安得長者之言哉

近謂九流

方殊俗在致治者因而利之器而使之故不廢而同歸於儒矣長者言殊道先不容先不通也不廢則容之有弊則辨之非真儒而極不能

子曰通其變天下無弊法何常之有執其方天

下無善教偏執一隅

故曰存乎其人人謂

子曰安得圓

機之士與之共言九流哉

圓無執張

安得皇極之主與

之共叙九疇哉

九疇一五行二五事三八政四五紀五皇極六三德七稽疑八庶徵九五福皇極居九數

之中當杜淹問崔浩何人也子曰迫人也執小道亂大

經崔浩字伯淵好皇曆及直君長程元曰敢問豳風何也子

曰變風也也變風自鄭至王黍離元曰周公之際亦有變

風乎子曰君臣相誚其能正乎成王聽流言之誚非正風也成王終

疑則風遂變矣儻金縢未開則終疑周公非周公至誠孰能卒之哉

發乎情是至誠也止元曰豳居變風之末何也刪詩何以

後子曰夷王已下變風不復正矣夷王下堂而見諸侯周

矣雅正夫子蓋傷之者也周傷故終之以豳風言變之可正

也唯周公能之故繫之以正周已變而以豳歌豳曰周之

本也七月陳王業后嗚呼非周公孰知其艱哉王業艱難

而克正危而克扶始終不失於本其惟周公乎繫之豳

周公篇四十二

遠矣哉周公之詩不繫周而繫秦子曰齊桓尊王室而諸侯

服惟管仲知之管仲字夷吾齊桓公伯也符秦舉大號而中

原靜惟王猛知之前秦符堅得天下三分之一故或曰符秦

逆東晉在而空子曰晉制命者之罪也晉不能命方符秦

何逆上順下違曰逆上亂下昔周制至公之命若策命曰

故寔征之故齊桓管仲不得而背也上順晉制至私之

命惠帝已後賄賂大故符秦王猛不得而事也晉東遷中

乃抗行天下謂之互市其應天順命安國濟民乎是以武王不敢逆天命

背人而事紂齊桓不敢逆天命背人而黜周故曰晉之

罪也符堅何逆三十餘年中國士民東西南北自遠而

至猛之力也子曰符秦之有臣其王猛之所為乎見王猛功

業知秦有元魏之有主其孝文之所為乎觀孝文治其

中國之道不墜孝文之力也都洛邑太原府君曰温子

昇何人也子曰險人也智小謀大永安之事同州府君

常切齒焉則有由也温子昇字鵬宰掌魏國文翰性似靜而

帝年考也時魏國子讀二祖上事讀魏書也曰勤哉而不補也

勤三事跡也見同州府君無謂魏周無人吾家適不用爾魏帝室炬入

泰字子齊子之家廟座必東南向自穆公始也曰未忘

先人之國穆公虬自朱奔魏遼東之役子聞之曰禍自此

始矣又征之山東始亂十年又征天下遂喪天子不見伯

益讚禹之詞益讚禹乃班師振旅七旬苗格公卿不用魏相

諷宣帝之事漢宣帝使趙充國擊匈奴魏相諫曰臣聞侍天一

孝逸謂子曰天下皆爭利棄義吾獨若之何利物曰義

子曰捨其所爭取其所棄不亦君子乎子謂賈瓊王孝

逸凌敬曰諸生何樂賈瓊曰樂閑居並同音子曰靜

以思道可矣王孝逸曰樂聞過並同音子曰靜

凌敬曰樂逢善人好子曰多賢不亦樂乎薛收遊於館

陶魏有館適與魏徵歸告子曰徵顏冉之器也徵宿子

之家言六經踰月不出及去謂薛收曰明王不出而夫

子生是三才九疇屬布衣也道兼天地劉炫見子談六

經唱其端終日不曷炫字伯光開皇中表乞與學校然好自

斷音赫子曰何其多也炫曰先儒異同不可不述也傳

異子曰一以貫之可矣爾以尼父為多學而識之耶下天

何思何慮殊途而同歸百炫退子謂門人曰榮華其言小

慮而一致此尼父之孝也

成其道難矣哉難入尼父之門矣凌敬問禮樂之本子曰無邪

禮樂本乎情情先邪則貌禮樂本乎情情先邪則貌凌敬問禮樂之本子曰無邪

為問賢其孝子子曰大風安不忘危其霸心之存乎漢高祖

云安得得猛士守四方此不忘武備而心在雜霸也秋風樂極哀來其悔志之萌乎

漢武敬云歡樂極兮哀情多此悔子曰詩書盛而秦世滅非

怡前過志形哀痛之謂也音子曰詩書盛而秦世滅非

仲尼之罪也秦不用詩書故虛玄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

老莊存太古之教非商時之典正賢蕩焉故亂齋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

釋氏本空寂之法非化俗濟深其意為故亡易不玄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聖人非不知大古之制聖人非不知大古之制曰聖人也寂滅者曰其教何如曰西方之教也西方化

斥中國禮義中國則泥軒車不可以適越冠

冕不可以之胡古之道也越舟而不申胡髮而或問宇文

儉子曰君子儒也疏通知遠其書之所深乎儉事跡銅

川府君重之豈徒然哉友子遊大樂樂聞龍舟五更

之曲湯帝將遊江瞿然而歸曰靡靡樂也樂亡國之音

也作之邦國焉不可以遊矣子謂姚義盍官乎官義曰

捨道干祿義則未暇言隋仕人子曰誠哉信有或問荀

或荀攸子曰比賢者也曰生死何如或死攸生子曰生

以救時死以明道荀氏有二仁焉或子文若佐魏祖有大

或曰本起義兵所以正朝安國也君子愛人以德不且如此魏祖

事瀕密雖子弟不能知魏祖常稱曰荀令君之仁荀軍師之智又

死彼獨仕魏魏存則生
明道救時皆謂仁矣
子曰言而信未若不言而信行而

謹未若不行而謹賈瓊曰如何子曰推之以誠則不言

而信心至誠雖未言人已知其必信矣鎮之以靜則不行而謹性復靜雖未行人知

必惟有道者能之有儒道者能如此楊素謂子曰甚矣古之為

衣冠裳履何樸而非便也裝貌子曰先王法服不其深

乎有深為冠所以弁壯其首也為履所以重其足也衣裳

襜如衣下曰裳襜如劔珮鏘如帶劔示威垂佩比日所以

防其躁也威重有節則躁无故曰儼然人望而畏之以

此防民猶有疾驅於道者令捨之曰不便是投魚於淵

真猿於木也為禮使人別禽獸天下庸得不馳聘而狂乎引之者

非其道也責素不以禮引人董常歌郢栢舟言仁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

在側卒章云憂心悄悄子聞之曰天實為之謂之何哉此

在側卒章云憂心悄悄子聞之曰天實為之謂之何哉此

什物珪璽錢貝不具子聞之曰古之好古者聚道聚道

性今之好古者聚財聚珍異子謂仲長子光曰山林可

居乎子光注曰會逢其適也焉知其可會當其意有所適

不可也子曰達人哉隱居放言也任意所適達也適在

也於度反子光退謂董薛曰子之師其至人乎死生一矣不得

與之變極乎道為至人死生不變薛收問隱子曰至人天

隱藏其天真高莫窺則其次地隱僻地山林高身全節其次名隱名昆朝市心在世外

子謂姚義能交結或曰簡簡子曰所以為能也淡

或曰廣廣泛子曰廣而不濫又所以為能也泛愛中子

謂晁厝率井田之序有心乎復古矣晁厝謚文帝曰五口之家服作者不過三

人能耕者不過百畝古者一夫一婦受田百畝此井田之制也又帝不能行故漢致治不及三代文中子惜其有復古之心焉賈

瓊問續書之義子曰天下之義列乎範者有四曰制命

也秦政命為制漢因之曰詔詔令也秦改令曰志志謂帝王有志於治道而未形于制詔者

也曰策求直言而大臣之義載于業者有七曰命命曰

訓師曰對對曰讚義曰議評曰誡監曰諫箴文中子曰

帝者之制恢恢乎其無所不容恢恢如天容物其有大制制天

下而不割乎子曰大制不割唐分判者也其上湛然其下恬然湛恬

下之危與天下安之天下之失與天下正之凡事一事必以天下同之

千變萬化吾常守中焉五品皆假帝制自謂也其卓然不可動乎其

感而無不通乎此之謂帝制矣言一帝之典三王之誥文

中子曰易之憂患業業焉孜孜焉其畏天憫人思及時

而動乎業又畏天孜孜門人易者天人以時而動也繁師玄曰遠矣吾視易之

道何其難乎難子笑曰有是夫終日乾乾可也乾又勤

視之不臧我思不遠又李詩勉之使勤李易比載晁云也言汝不思善道則已在我思之不為遠

越公聘子子謂其使者曰存而行之可也如齊此聘禮即實也歌于髦而遣之干髦衛詩美臣子多好善既而曰玉帛云乎

哉果求貧不子謂房玄齡曰好成者敗之本也願廣著

狹之道也欲速玄齡問立功立言何如子曰必也量力

乎量時子謂姚弋可與交父要不忘平賈瓊可與行

為也

賈誼曰小者自私賤彼貴我

好奇尚恠蕩而不正必有不肖之心應之

之喪

弟內表

不飲酒食肉郡人非之非其子曰吾不忍也

子笑曰有好古博雅君子則所不隱言宏非好古者子有內弟

賦載馳卒章而去鄴國詩卒章云大夫君子无我有九百尔

鄭和見諸子於越公曰彼實慢公彼謂文公何重焉越

公使問子子曰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

失在僕公何預焉越公待之如舊理遣子曰我未見勇

者或曰賀若弼子曰弼也矣焉得勇勇於義我曰勇又於李

密問英雄子曰自知者英雄自知故自勝者雄自勝故問

勇子曰必也義乎凡勇不得其宜皆勃矣矣賈瓊曰甚矣天下之不

知子也子曰爾願知乎哉姑修焉天將知之况人乎曰天言聖人知天則天亦知聖人

子之道或墜也子曰爾將為名乎有美玉姑待價焉言尔

王出當自揚玄感問孝子曰始於事親親終於立身父不

求行之問忠子曰孝立則忠遂矣揚泰賢則

陷不義則尔

身可立矣

隋不亂

中說卷第四

中說卷第五

問易篇

阮逸註

劉炫問易子曰聖人於易深身而已况吾儕乎聖人終身立易

中劉炫但動易之文而不炫曰吾談之於朝無我故者但談知易在身也

自謂子不谷退謂門人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

行此所謂易在魏徵曰聖人有憂乎子曰天下皆憂吾獨

得不憂乎問疑子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乎徵退子

謂董常曰樂夫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憂疑出

情者性之欲也聖人性不憂而人以爲憂者以天下之情爲憂也

聖人性無疑而人以爲疑者以天下之情爲疑也故聖人應物以

子曰徵所問者迹也而聖人應之曰亦吾足沒者心也以

性之本台乎 心迹之判久矣判分也自周公已來心迹分故曰天命曰心 則一也其所以禪之者亦也湯伐桀武王伐紂以堯舜之心言之亦一也其所以伐之者亦也周公仲尼之心去堯舜湯武同也而迹不應乎天下蓋時異耳使周孔居禪之時則舜禹也居伐之時則湯武也文中子不得其時兩存心迹聖矣哉 吾獨得不二言乎言周公仲尼於常曰心迹固殊乎疑二言子曰自汝觀之則殊也自汝觀言自彼也而適造者不知其殊也適造謂我適至於道乘時而用各當當而已矣當謂所在不必執乎心執乎迹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各當而已當丁浪反則夫一未違一也言則一也若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李播聞而歎曰大哉乎一也亦謂亦謂天下皆歸焉而不覺也聖人之道常存於天時故天下生民不齊也孟子稱伊尹曰天之生民使先知後知使先文見文見後見程元問叔恬曰續書之有志有詔何謂也叔恬以告文中子子曰志以成

道言以宣志道出乎志也詔其見王者之志乎詔行天下則其言已官故曰詔其恤人也周其致用也悉心一言而天下應一令而不可易恤入故皆應非仁智博達則天明命其孰能詔天下乎言詔如叔恬曰敢問策何謂也續書子曰其言也典其致也博愷而不私憫世病不私也勞而不倦勞心問聽其惟策乎若漢武帝子曰續書之有命遂矣天爵人爵皆為命也遂者言非止君命抑亦天命之具音釋其有君臣經畧當其地乎命其地其有成敗于其間天下懸之不得已而臨之乎言命歸不得已進退消息不失其幾乎經畧道甚大物不廢如此高逝獨往中權契化自作天命乎天下懸於已故文中子曰事者續書其取諸仁義而有謀乎雖天子必有師

下之訓言不惟師也天下得天下之道成天下之務民不

知其由也其惟明主乎民間之事君皆行焉民文中子曰

廣仁益智莫善於問續書有問秉事演道莫善於對續書有

取類無不經乎經洋洋乎晁董公孫之對晁錯對策云二

謀相輔莫不本於人庶也董仲舒對策曰春秋王道之端傳之於

正正次王二次春二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公孫弘對

策云致利除害無愛无私謂之仁明是非立可否則謂

有美不揚天下何觀君子之於君贊其美而匡其失也

續書所以進善不暇天下有不安哉言无文中子曰議

其盡天下之心乎續書昔黃帝有合宮之聽堯有衢室

之問舜有總章之訪皆議之謂也合宮如總章皆明堂異名

民言也管子曰堯大哉乎并天下之謀兼天下之智而理

得矣我何為哉恭已南向而已言黃帝堯舜得子曰人

心惟危道心惟微言道之難進也故君子思過而預防

之所以有誠也續書切而不拍切至勤而不怨曲而不

諂直而有禮其惟誠乎勤奉委曲子曰改過不悛無咎

者善補過也古之明王詎能無過從諫而已矣續書有

各故忠臣之事君也盡忠補過君失於上則臣補於下

臣諫於下則君從於上此王道所以不跌也不差跌取

泰於否易民以明非諫孰能臻乎言逐事文中子曰晉

而下何其紛紛多主也紛不吾視惠懷傷之惠帝政由

王倫所慕懷帝家塵捨三國將安取志乎三國各有平天下之志此又明續書

有志三國何其孜孜多虞乎雖有志而無制吾視桓靈傷之漢桓

志梁冀執政權傾天下帝捨兩漢將安取制乎七制之主

此又明續書子謂太和之政近雅矣太和後魏孝文帝年号也

雅一明中國之有法中國久无定主孝文立二十餘年造明

江南其後官武孝明皆能修惜也不得行穆公之道

太和之政是中國之法也穆公之道

自血南來奔太和八年始仕焉虬薦王肅及程元曰三教何如

閔朗未幾孝文崩虬亦卒惜其道未及行也釋子曰政惡多門久矣教不一則曰發之何如子曰非

爾所及也聖賢出則異端自去非遽能發也真君建德之事適足推波助

瀾縱風止燎爾真君後魏太武年号也時崇道教毀佛法建德

教於是乎可一矣洪非五皇秘告義貴中道尔致中和天地

則二而人程元魏徵進曰何謂也子曰使民不倦其易曰通

民不賈賈瓊曰書至到憚之事問於子曰敢問事命志制

之別到憚王莽時上書曰後祿久長神器有命不可張受上天

事皆天命也非在人造焉莽終不敢害事者謂行事之迹也命者謂

諸逆反子曰制命吾著其道焉志事吾著其節焉道

守天下節賈瓊以告叔恬叔恬曰書其無遺乎書曰惟精

惟一允執厥中其道之謂乎詩曰采芣菲無以下體

其節之謂乎子聞之曰疑其知書矣子曰事之於命也

猶志之有制乎非仁義發中不能濟也事与志發乎中命

反子曰達制命之道其知王公之所為乎其得變化之

心乎心已形於外則達志事之道其知君臣之所難乎其

得仁義之幾乎發於中則子曰處貧賤而不懼可以富貴

矣無損獲必僮僕稱其恩可以從政矣恩及賤况交遊稱

其信可以立功矣推而廣子曰愛名尚利小人哉未見

仁者而好名利者也賤賈瓊問君子之道子曰反是不

思亦已焉哉詩怨扁卒音也言必反復思子曰見縲絰而哭不

輟者遂弔之問喪期曰早載矣子泣然曰先王之制不

可越也喪不可過必俯而就之楚公問用師之道子曰行

之以仁義必也至仁伐不曰若之何決勝言仁義何子曰莫

如仁義過此敗之招也責其知勝人子曰見耕者必勞

之意勞見主人必悅之悅府後鄉里不騎不騎雞初

鳴則盥嗽具服內則事父母銅川夫人有病子不交睫

者三月人問者送迎之必泣以拜喜惟子曰史傳與而

經道廢矣若史記先黃老記註與而史道誣矣若裴松之

是故惡矣異端者反之而薛收曰何為命也

子曰稽之於天台之於人謂其有定於此而應於彼天

人事稽合曰命此人事也彼天時也知人而不知天與知天而不

知人者非知命也故君子修性以合天理所以定命矣易云窮理

盡性以至於命吉凶曲折無所逃乎事有不虞之變是時與之凶也

蓋事與時並非人力獨能致之非君子孰能知而畏之乎知

命畏天命命惟君子非聖人孰能至之哉命惟聖人薛收曰古人

作元命其能至乎元命包子曰至矣易者性命之書賈

瓊曰書無制而有命何也魏而下續書子曰天下其無主

而有臣乎漢制以上獨目曰兩漢有制志何也子曰制其

盡美於卹人乎漢七主本以愛民而作制志其慙德於備物乎漢未德不備尚

而有臣乎有志薛收曰帝制其出王道乎問漢制出三子曰不能

出也後之帝者非昔之帝也昔之帝者以道若三王是也後之帝者以名若秦始無帝而稱

是其雜百王之道而取帝名乎其心正其跡謂曰人

也雜百王之道則其乘秦之弊不得已而稱之乎天下已熟祭稱

而亦稱帝也政則苟簡為苟簡之文豈若唐虞三代之純

懿乎二帝三王各實稱是以富人則可典禮則未漢富貴之術可稱

薛攸曰純懿遂亡乎疑二帝三王之道不可復子曰人能弘道焉知

來者之不如昔也後來聖人生則道弘矣安知子曰謂李靖

智勝仁元仁勝智五行之秀有偏故五常之性有勝若子

謂董常幾於道可使變理五常具則無幾乎聖道賈瓊問

何以息謗子曰無辯勿以辨明曰何以止怨曰無爭勿與人

爭子曰謂諸葛王猛功近而德遠矣一時霸朝其國為功雖近

子在浦浦古中都之地聞遼東之敗大業八年謂薛收曰

城復于隍矣易泰卦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其命亂也賦免爰之卒章王國詩

失信諸侯背叛卒章云我王之後逢北百凶歸而善六經之本曰以俟能者侯

姓與能者行之子曰好動者多難難場帝如此小不忍致大災隋文

子曰易聖人之動也於是乎用以乘時矣易變易也功業

乎動亦變動者聖人適時之用也無變則功不可大故因二故夫

卦者智之鄉也動之序也爻在卦如人居鄉逐薛生曰智

可獨行乎言卦為智鄉則子曰仁以守之智不以仁則不能

仁則智息矣安所行乎哉不能仁雖智無用子曰元亨利正運行

不匱者智之功也元仁也身禮也利義也正信也運之以智五常成功子曰佞以承上

殘以御下誘之以義不動也凡佞人殘人不可義誘董常死子哭之

終日不絕門人曰何悲之深也曰吾悲夫天之不相道

也董常弱冠而死門人亞聖者也死後無人助行周孔之道子歿吾亦將逝矣夫

斯文我必明王雖與無以定禮樂矣後唐太宗議禮樂子

讚易至序卦曰大哉時之相生也達者可與幾矣序卦

六十四卦也時行時止生生不窮達則至之故曰幾也至雜卦曰旁行而不流守者可

與存義矣雜卦止說一卦也守則終之故曰義矣子曰名實相生利用相成

是非相明去就相安也名由實生實由名顯此謂相生利在有用則成利此謂相成是未果是

有非然後明此謂相明去不安則就二不賈瓊問太平可致

乎子曰五帝之典三王之誥炳漢之制粲然可見矣古

備在方冊行之可致類子曰舜何人也余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文中子曰王澤竭而諸侯

仗義矣續詩所以明此變也帝制衰而天下言利矣續書所以文中

子曰強國戰兵惟恃力霸國戰智不戰而屈人王國戰義

禁民為非不獨任智帝國戰德仁者無敵於天皇國戰無為神武而

見其天子而戰兵則王霸之道不抗矣戰不以智與又焉

取帝名乎道不抗雖名存何取故帝制沒而名實散矣此言名實散則

法子曰多言德之賊也有德則不言多事生之讎也保生者薛

方士未見曰逢惡斥之遇邪正之何如子曰其有不得

其死乎青其太剛也若暴虎憑河子路終死必也言之無罪聞之以誠言逢

邪當諷諫喻之孔子或問韋孝寬韋叔裕字孝寬子曰幹

矣北齊攻雍州孝寬守之不下問楊愔愔宣帝之臣也愔於團

反子曰輔矣音以朝章國令為務不幹小宇文化及問天

道人事如何化及隋右將軍述之子也子曰順陰陽仁義

如斯而已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天人相與

道也化及有無君之心賈瓊為吏以事楚公隋三公府皆自

云事楚公將行子餞之瓊曰願聞事人之道子曰遠而無介

恭而遠之就而無諂不沽就其身汎乎利而諷之無關其捷

汎汎汎因所利而謂瓊曰終身誦之子曰終身行之可也注不

世事人也盡宜然子曰元經其正名乎正帝皇始之帝徵天以授

之也皇始後魏道武帝號也始有中原晉宋之王近於正體

東晉至劉宋中國無真主於是乎未忘中國晉宋皆舉兵中

穆公之志也晉陽穆公作政大論言帝王之道元齊梁陳

之德德潛斥之於四夷也以明中國之代太和之力也後

孝文太和元年宋齊禘王元徽子曰改元立號非古也後

帝始改中元其於彼心自作之乎彼漢以心改或問志

意修驕富貴道義重輕王侯如何此荀卿子言也下句子

曰彼有以自守也而巳九聖人之道無所驕無所輕薛生曰

殤之後帝制絕矣元經何以不興乎和帝在位十歲嘗實憲

臨朝且此時漢制已絕何為子曰君子之於帝制并心一

於此不續元經以振王法乎子曰君子之於帝制并心一

氣以待也復與也傾耳以聽拭目而視特故假之以

歲時自孫和綿綿至相靈相靈之際帝制遂亡矣曹魏舉

魏漢制乃絕

文明之際魏制其未成乎

魏文帝明帝末能太

康之始書同文車同軌晉武太康元年君子曰帝制可作

矣而不克太康三年劉毅此帝為故永熙之後君子息

心焉曰謂之何哉太康十一年武帝崩湯駿矯詔輔元經於

是不得已而作也臣賊子豈好辯哉誠不得已也文中子

曰春秋作而典誥絕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然後元經興

而帝制亡矣元經作於續文中子曰諸侯不貢詩古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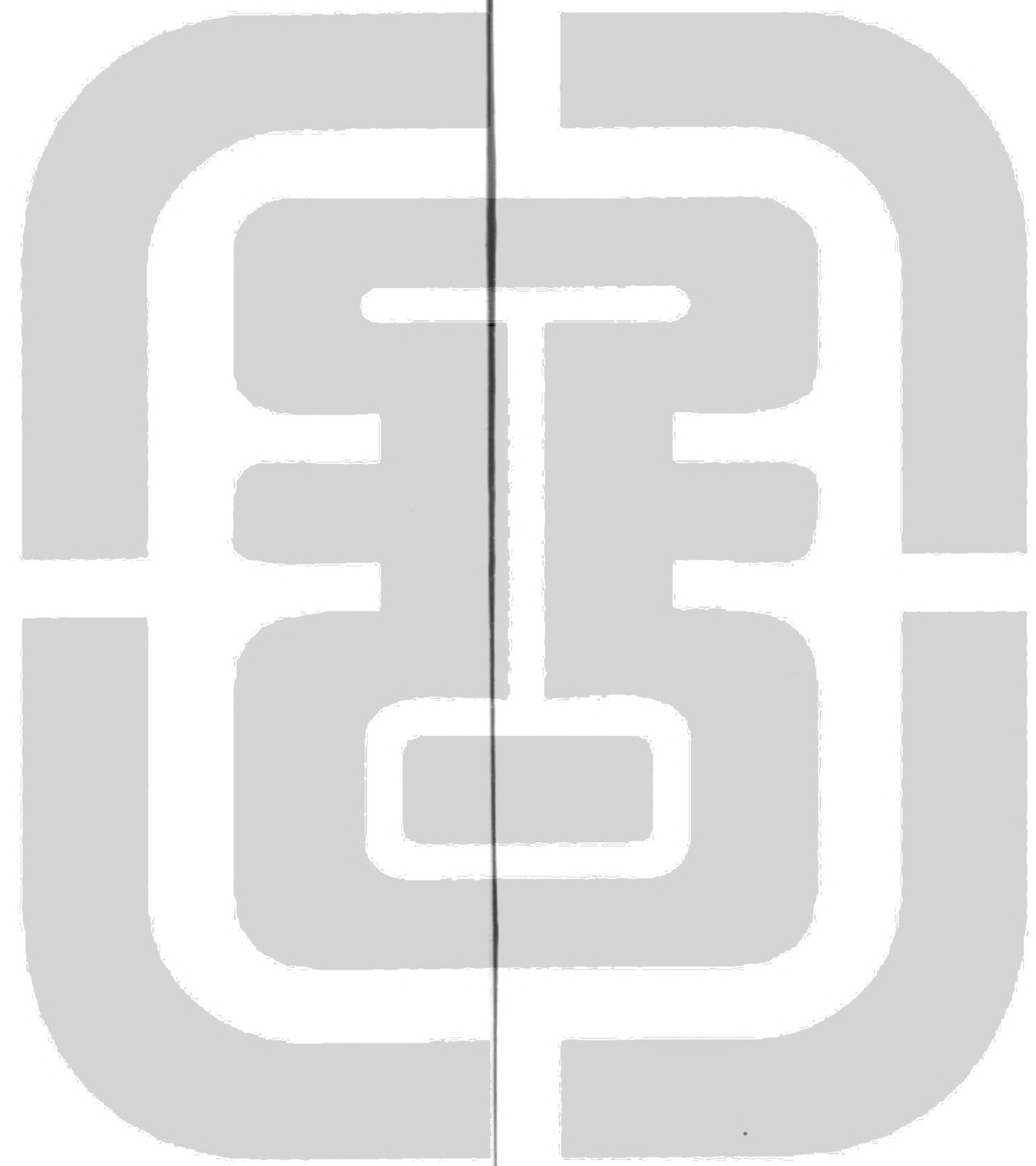
歌頌皆貢于王若魯季天子不採風詩古有採樂官不達雅

古為詩樂為國史不明變國史明乎嗚呼斯則久矣自仲

詩存空文而詩可以不續乎漢而下風化不傳於

其實廢矣

中說卷第五



卷之四